

杨绛的《我们仨》中，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啪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了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浑浊的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只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向客栈。

八十多岁的杨绛，拖着孱弱疲劳的病体，一边来往于驿道，照顾生病的钱钟书，一边奔波于医院和客栈，担心因肺结核住院的快六十岁的女儿钱瑗。

此时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光环早已不重要，杨绛不是著名的翻译家、学者，钱瑗也不是著名的老师、教授，钱钟书也不是蜚声海外的学者、作家。他们只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家三口，三个老人。

《我们仨》将钱钟书和杨绛几十年的经历娓娓道来：婚后去牛津、巴黎留学，抗战后回国任教，从昆明到蓝田，再到北京，经历各种运动、风波、变故……他们始终保持着与世无求、与人无争的处世态度，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钱钟书一生最爱读书。他说，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所以他在巴黎大学，不再读学位，只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庸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读意大利文。

杨绛恬淡坚强，随遇而安。初到牛津时，因为中意的专业招生名额已满，她不愿换专业，也因为经费紧张，不想给父亲增添负担，就做了旁听生。她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从容自在地把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她还自嘲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

生钱瑗时，护士好奇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喊啊？杨绛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特别推荐

看淡

李三清

句简单的话，让我寻思很久。谁的人生没有磨难、苦楚，到处去喊，去叫，疼痛和伤心并不会减轻分毫，倒不如安安静静地承受，接受，享受，就当它是一场雨，下得再大，总会有停的时候。

1939年暑假，杨绛与钱钟书因为钱钟书是继续在清华任教，还是听从父亲去蓝田师院一事发生争执。杨绛向父亲求助，一向慈爱的父亲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父亲的沉默让杨绛领悟到：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她只能陈述她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迫他反抗父母。后来，钱钟书遵从父亲去了蓝田师院。这就是杨家的家教：不干涉，不妄言。

1941年暑假开始，钱家靠钱钟书给人补习、杨绛做小学代课老师维持生计。上海沦陷后，他们生活艰苦，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珍珠港事变后，沦陷区的生活越发困难，连柴米都成问题。杨绛在小学代课，写剧本，钱钟书做家教，都是为了柴和米。

上海沦陷期间，他们饱经忧患，也见惯了世态炎凉。他们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忧患孕育智慧。钱钟书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没出息。

抗战胜利后，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时，他们却并不惶惶然。很多人劝他们逃走，但他们不愿意。他们不唱爱国调，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不愿意离开亲人。国家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但跑不出去做二等公民，仰人鼻息，是他们万万做不到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钱钟书与同事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工作效率高，省下很多时间，默默读书，写作。他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在清华教的也是外国文学。1954年，钱钟书从清华调

入人文研究所，却因外文组人满，被安排在古典文学组选注宋诗，从此再没能回外文组。

在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时，他们从未间断过工作。钱钟书总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杨绛则以勤补拙，尽量读工作范围以内的书。她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还接受了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钱钟书读遍宋诗，编纂了《宋诗选注》，虽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杨绛说自己的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名正言顺地读了大量的书。她说：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给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现在，我们动辄为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发愁，苦心经营，想得更多的也许是时间就是金钱。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钱钟书和杨绛成了牛鬼蛇神。为了不与强邻相处，他们逃到北师大钱瑗的宿舍。三人同住一房，钱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他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屋子虽然寒冷，他们感到的却是温暖。在北师大的几年间，钱钟书数次哮喘复发，九死一生，好在抢救及时，脱离险境。

1974年，钱钟书和杨绛搬去清华大学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钱钟书继续写《管锥编》，杨绛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无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读书和工作，这是他们的乐趣所在。

1976年底，《管锥编》初稿完成。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纪、不同文化水平的红卫兵正横行无忌，钱钟书为了自保，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是在炫耀学问，而是争取说话的自由。

唧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百年之后。钱钟书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他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

在教育方面，他们也有独到的一面。钱瑗天生聪颖，但钱钟书和杨绛都没有望女成凤的心态。钱瑗在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下，两岁多就会认字，八岁多就展现出过目不忘的天赋。他们并未趁热打铁，拼命填鸭，只是买来小人书，插画书等等，让她自由阅读。十一岁时，她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还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指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找书来读。钱瑗和钱钟书一样，喜欢格物致知，在生活中快乐地学习知识。

1977年1月，一生坎坷，颠沛流离的钱钟书夫妇在暮年，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住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但老病相催，1997年春，钱瑗去世，1998年末，钱钟书离世。曾经的我们仨就此失散。杨绛说，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穷途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我不禁泪如雨下，心生伤感。

如今，杨绛先生已西去，我们仨在天上团圆了。

这本书中精辟、引人深思的话语俯拾即是。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

倾其一生打拼来的华屋豪宅，只不过是人生驿站上的一处客栈，我们终究只是暂借，只是个过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如看得淡一点，再淡一点。

作者简介：

李三清，80后，省作协会员，永定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七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已出版散文集《漫步紫竹林》。

在笔下认识祖国（外一首）

林牧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叫祖国
他将手中的笔画出几道山沟
他说，这些紧贴你心跳的山河
就是祖国

我将黄山画成苍茫
我将黄河画成粗犷
我将飞机画成雄鹰
我将家园画入高耸云端
我问老师，这是不是祖国

我不知道
爷爷脚下田埂的泥土
荷过的稻菽
穿过小巷的牛
拉家常抽旱烟的伙伴
咳嗽声里有没有浪波

我不知道，奶奶的村庄
煮糯米、打糍粑
树底下的纳鞋声
会不会灯笼高挂
喜气洋洋

我用笔描绘长城
我用笔书写长江
我用笔写下根的思念
我用笔画出每一个筑梦者甩开的双膀

我的笔下
祖国一定有我们交付一生的诺言
天安门看升旗
这是我小学二年级的诗
诗的名字叫看升旗
地点：在天安门
时间：读二年级时的那个十月一日

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
沿天边的红
天安门城楼的脚步声紧紧地卯着
眼睛

五星红旗与太阳光
合并成天安门的曙日
风，与我的脸
刻画出道道彩虹

刚刚学会唱那首激进的国歌
在旗帜下
享受着辽阔

手持的那面小旗
正迎接着太阳的照耀

与张家界书（组诗）

牧之

天门山

现在，我以凡夫俗子的质朴
向你表白红尘之爱，而正在赶来的
一缕月光，在人间走失
祖先们那些爱恨情仇的传说
和唐宋元明的马蹄声碎
已绕过天门，让还乡的游子们
携乡愁，和古道西风的岁月一起
在你的脚下，和乡音俚语
推杯换盏，对饮成三人

玻璃栈道
瞬间，时光飞逝
人生如水，尘世如风
有沧桑，有斑驳，有悔悟
远方依旧还很远
而岁月之梦
仍在我依旧的迷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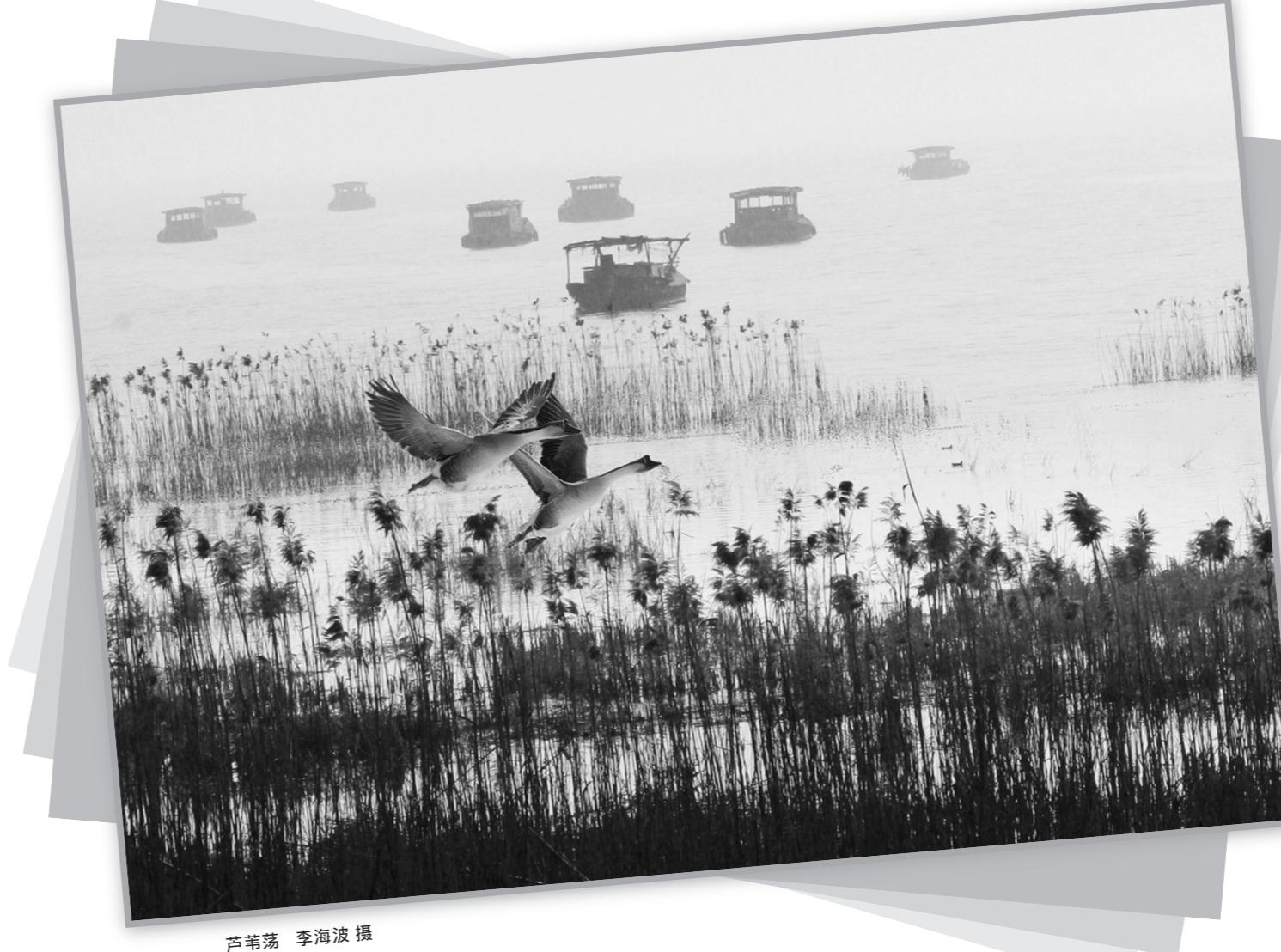
黄龙洞
有龙无龙
都是弹指之间
何况黄龙

宝峰湖
百度一下，李白没来
我来了，兴高采烈
又不能说飞流直下
只有，在湖水中抵达人间
之后，目送我们的爱人

十里画廊
说是十里不同天
我看，从春夏到秋冬
看风景的人，依然在
回首之间，头顶乡愁
穿梭在辽阔指向的悠远中

天子山
那些云雾、月夜、霞日、冬雪
与我们飞翔的时光
和随风起伏的红尘
和祖先们染血的声碎马蹄
在天子山下
一茬一茬，生生不息

袁家界
是仙境，在人间幻化
而我想，携一壶酒
脚踏云朵，不显山不露水
和叱咤风云的往昔时光
在挥手之间
和岁月一起无垠



芦苇荡 李海波 摄

诗意小雪

邵辰辰

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当单衣薄被日渐抵不住初冬清寒，当无声的天空悄然飘落第一片雪，属于冬季的第二个节气——小雪，轻轻地来了。古籍《群芳谱》记载：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小雪前后，初冬常会迎来第一场降雪，它们晶莹可爱，带着寒凉的气息昭示寒冬拉开序幕；它们又顽皮多情，飘进了唐诗宋词，飘进了文人心中，在洁白的朝圣路上演绎着诗情画意的冬天。

洁白淡雅的雪带着浓厚的文学意韵，总会获得诗人的青睐。从诗三百到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从陶渊明到李太白，再到近代名家，文学的长河里，从来不缺乏小雪的影子。雪花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读书人在窗前望到了飞来的小雪，寒冬时节看不厌。有时，诗人们喜欢在节令端口煮一杯茶自娱自乐，征西府里日西斜，独试新炉自煮茶。多愁善感间感叹流年飞逝，算得流年无奈处，莫将诗句祝苍华。有时，诗人们又喜欢饮酒取暖，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邀约友人赏雪饮酒，问一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仙总是别出心裁观赏皓月瑞雪：

盛气光引炉烟，素草寒生玉佩。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一团一团的洁白

也吸引了易安居士，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虽然小雪送来了漫长冬夜，寒色到书帏，有人清梦迷。但是，满城楼观玉阑干，小雪晴时不共寒。雪停后阳光依旧温暖。小雪初晴，画舫明月，夜晚也变得月色迷人。

小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解释为：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小雪的到来，意味着冬季降雪即将拉开大幕，近代名家笔下的小雪，或美艳，或可爱，或生机盎然，都诠释着人间最温暖的冬天。鲁迅先生笔下的小雪是青春的：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小雪并非总是清寒的代名词，古人作诗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异曲同工之妙里，是小雪的温度。老舍怀念的小雪可爱玲珑：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秀气的小

雪是初冬特有的风景，在小雪时节，感受冬日的初心，季节便会慢下脚步。汪曾祺期待着生机盎然的雪天，于是，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尤为耐久，插在胆瓶里，可经半个月。冯骥才的冬日絮语里却藏着盛夏，透过这美妙的冰洞，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荫影遮翳，葱茏却幽暗。冬日的小雪太过诗意，不妨伸出手感受它的睿智多情。

小雪兆丰年。小雪的诗意藏在一句句农谚里，当瑞雪兆丰年，根植于农人心中世代流传时，小雪的温度便藏在了烟火寻常处。小雪时节，北方人家都要吃一吃涮羊肉，氤氲的雾气里南方人常会煮新茶待客。守着这一方屋内的温暖，看窗外飞雪纷飞，那些冬藏的作物伴着年终团圆的喜悦，踏实了农家人的心。过三九腊尽，盈耳贺年声。小雪时节，不妨收获岁月沧桑过后的淡然，让平静的温暖慢慢融入生活。

穿过小雪，季节已深，不妨点燃每一粒文字，在季节之外，驻留心中的雪国，感受春天般的诗意温暖。

八十年代末父亲回了老家，有一年他过生日，大哥请了影子戏到家里。父亲一辈子在湘西南工作和生活，对老家的影子戏情有独钟。那时候人家办喜事，一般会请人来放两场电影热闹一下。

那天父亲很高兴，从来不喝酒的他和大哥小酌了一杯，出嫁了的大姐也早早回家了。吃过晚饭我们姐妹几个就把家里的所有凳子都搬到外面的禾场上，只等天黑大家过来看戏了。那天周围的邻居基本都来了，邻村的也来了不少的人。

我记得当时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和《薛仁贵征西》还有《宝台山》等，这些故事都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

现在宁乡的影子戏在继承了传统的手法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内容，已形成了宁乡特色。舞台也改为在平地直接搭建，光源用靠右前方挂上的灯泡来代替。宁乡的影子戏主要演唱湘剧南北路和花鼓戏，也有湘剧高腔戏，时下以花鼓戏为主。

此外，皮影人物又是一种地道的民间手工艺品，这使得这种蕴含丰富的工艺品可以独立于影戏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既可以作为手工艺品供人们欣赏，又可以作为室内装饰品来点缀生活空间。

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家乡的影子戏也渐渐从人们的记忆淡出，但是很多老一辈的人在做寿的时候，还是会找来影子戏班热闹一番。